

李白嗜酒有原因

| 陈林文 |



1

“三百六十日，日日醉如泥。”（《赠内》）李白好饮酒，常杯不离手；李白爱写诗，常诗不离酒。他一生诗酒相伴，留下许多饮酒诗篇。

先来看《御定全唐诗·卷一百七十九（14-15页）》收录的几首李白饮酒诗（本文引诗如无版本说明，均出自清乾隆间编纂《摘藻堂钦定四库全书荟要》）：

“今日云景好，水绿秋山明。携壶酌流霞，攀菊泛寒容。地远松石古，风扬弦管清。窥觴照欢颜，独笑还自倾。落帽醉山月，空歌怀友生。”（《九日》）

“九日龙山饮，黄花笑逐臣。醉看风帽落，舞爱月留人。”（《九日龙山饮》）

“渊明归去来，不与世相逐……扬袂挥四座，酩酊安所知。齐歌送清扬，起舞乱参差。”（《九日登山》）

“昨日登高罢，今朝更举觞。菊花何太苦，遭此两重阳。”（《九月十日即事》）

从他对重阳登山宴饮的反复吟咏中，不难看出他对酒的情有独钟。

“钟鼓馔玉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愿醒。”（《将进酒》）饮酒是李白看透人生的清醒选择，他嗜酒有因。

2

以酒作乐，醉酒是李白一大人生乐趣。他认为“壶中别有日月天”（《下途归石门旧居》），“仙人殊恍惚，未若醉中真”（《拟古十二首》之三），“人间无此乐，此乐世中稀”（《赠历阳褚司马》）。他认为饮酒取乐比个人名声更重要：“且乐生前一杯酒，何须身后千载名”（《行路难》之三），“君爱身后名，我爱眼前酒。饮酒眼前乐，虚名何处在”（《笑歌行》）。因而没酒时“空言不成欢，强笑惜日晚”（《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》），郁郁寡欢；有酒时“烹羊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三百杯”（《将进酒》），豪情冲天。为行乐“解我紫绮裘，且换金陵酒”（《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》），喝得“北窗醉如泥”（《夜泛洞庭寻裴侍御清酌》）；为尽欢“千金买一醉，取乐不求馀”（《拟古十二首》之五），喝得“醉倒卧空山”（《友人会宿》）。有钱时“黄金白璧买歌笑，一醉累月轻王侯”（《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》），纵情醉酒；没钱时“投箸解鹔鹑，换酒醉北堂”（《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》），照样畅饮。

3

李白常常以酒解愁。“穷愁千万端，美酒三百杯。愁多酒虽少，酒倾愁不来。”（《月下独酌四首》之四）人生在世，愁绪万端，唯美酒能浇胸中块垒，消腹底忧愁。朋友相聚，固然要“涤荡千古愁，留连百壶饮”（《友人会宿》），以酒洗愁；朋友分离，也必定“玉壶挈美酒，送别强为欢”（《送梁四归东平》），借酒浇愁。

第三，以酒传情。酒是友情的标志和象征。李白好交友，朋友往来，推杯换盏，自然少不了酒：“食出野田美，酒临远水倾。东流若未尽，应见离别情。”（《口号留别金陵诸公》）思念朋友便“相邀共醉杯中绿”（《对雪醉后赠王历阳》）、“预拂青山一片石，与君连日醉壶觞”（《早春寄王汉阳》），以酒相邀；送别朋友便“人分千里外，兴在一杯中”（《江夏别宋之悌》）、“飞蓬各自远，且尽手中杯”（《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》），杯酒传情。

4

酒还可以避世。李白抱负远大，青年时代就形成了自己的治平理想：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。……申管晏之谈，谋帝王之术。奋其智能，愿为辅弼，使寰区大定，海县清一。”（詹鍜主编《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（七）·卷二十六（3982页）·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》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）他怀才入京，以布衣干谒明主，就是想通过做官实现兼济天下的治平理想。而当这种理想被现实中的宫廷权贵彻底击碎后，酒让李白佯狂出世，远离宫廷纷争，游走于江湖，躲进朋友圈，得以独善其身：“白尝侍帝，醉，使高力士脱靴。力士素贵，耻之，搥其诗以激杨贵妃，帝欲官白，妃辄沮止。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，益骜放不自修，与知章、李适之、汝阳王璵、崔宗之、苏晋、张旭、焦遂为‘酒八仙人’。恳求还山，帝赐金放还。”（《新唐书·列传第一百二十七·文艺中》第5763页，中华书局1975年2月第1版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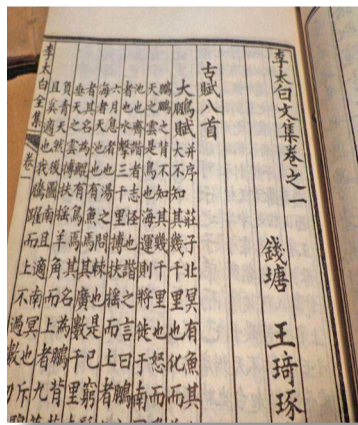
“处世若大梦，胡为劳其生？所以终日醉，颓然卧前楹。”（《春日醉起言志》）李白对人生的感悟有一种看透的悲凉。

5

李白认为酒具有道家“金丹”一样的养生功效：“月色不可扫，客愁

不可道。玉露生秋衣，流萤飞百草。日月终销毁，天地同枯槁。蟋蟀啼青松，安见此树老。金丹宁误俗，昧者难精讨。尔非千岁翁，多恨去世早。饮酒入玉壶，藏身以为宝。”（《拟古十二首》之八）秋衣生露，百草飞萤，日月销毁，天地枯槁，要想长寿，饮酒为好。

除了养生，酒还能养性。“我本楚狂人，凤歌笑孔丘。”（《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》）至情至性是李白的诗人本色。酒滋养了他狂放不羁率性自为的个性。酒令他狂态十足：“今日竹林宴，我家贤侍郎。三杯容小阮，醉后发清狂。”（《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》之一）酒令他不可一世：“青莲居士谪仙人，酒肆藏名三十春。湖州司马何须问，金粟如来是后身。”（《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》）酒令他豪情万丈：“愿扫鸚鵡洲，与君醉白场。啸起白云飞七泽，歌吟绿水动三湘。莫惜连船沽美酒，千金一掷买春芳。”（《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》）酒令他诗兴大发：“我爱铜官乐，千年未拟还。要须回舞袖，拂尽五松山。”（《铜官山醉后绝句》）假如没有酒，他还是那个狂放过的李白吗？



6

李白以酒促诗。酒是灵感的酵母和催化剂。杜甫《饮中八仙歌》云：“李白一斗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。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。”盛赞他“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。”（《寄李十二白二十韵》）唐殷璠云：“白性嗜酒，志不拘检，常林栖十数载，故其为文章，率皆纵逸，至如《蜀道难》等篇，可谓奇之又奇，然自骚人以还，鲜有此体调也。”（《钦定四库全书·河岳英灵集·卷上》5页）认为李白浪漫主义诗人气质和豪放飘逸诗风同嗜酒息息相关。

酒让李白身心获得足够自由，催生了他自在无碍的想象力，刺激了他的创作灵感：“划却君山好，平铺湘水流。巴陵无限酒，醉杀洞庭秋。”（《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》之三）划却君山，平铺湘水，以水为酒，醉杀洞庭。酒让李白的想象突破空间的阻隔，心灵与外物融为一体，使诗歌意象实现超时空对接，从

而散发出无与伦比的浪漫豪气。

“兴酣落笔摇五岳，诗成笑傲凌沧洲。”（《江上吟》）酒后写诗是李白的拿手好戏，他的《宫中行乐词八首》和《清平调词三首》皆醉后所著。《宫中行乐词八首》题注云：“明皇坐沉香亭，意有所感，欲得白为乐章。召入，而白已醉。左右以水洗面，稍解。援笔成文，宛丽精切。”（《御定全唐诗·卷一百六十四》7页）《清平调词三首》题注亦云：“天宝中，白供奉翰林。禁中初重木芍药，得四本：红、紫、浅红、通白者，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。会花开，上乘照夜白，太真妃以步辇从，诏选梨园中弟子尤者，得乐一十六色。李龟年以歌擅一时，手捧檀板，押众乐前，欲歌之。上曰：‘赏名花，对妃子，焉用旧乐词！’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李白，立进清平调三章。白承诏，宿醒未解，因援笔赋之。龟年歌之。太真持颇梨七宝杯，酌西凉州蒲萄酒，笑领歌词，意甚厚。上因调玉笛以倚曲，每曲偏将换，则迟其声以媚之。太真饮罢，敛绣巾重拜。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诸学士。”（《御定全唐诗·卷一百六十四》8页）作为专职陪侍皇帝游乐的翰林供奉，李白比位高权重的翰林学士得到玄宗更多的垂爱，酒后写诗的才华功不可没。

李白《清平调词三首》虽为奉诏之作，但却词清句丽，光彩照人。其一云：“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”仅一句出人意表的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，便以反弹琵琶的拟人令所有以花比人以云喻衣的诗句黯然失色。

7

晚唐皮日休《七爱诗·李翰林》（《御定全唐诗·卷六八八》10页）赞曰：“吾爱李太白，身是酒星魂。口吐天上文，迹作人间客……醉中草乐府，十幅笔一息。召见承明庐，天子亲赐食。醉曾吐御床，傲几触天泽……五岳为辞锋，四溟作胸臆。惜哉千万年，此俊不可得。”对李白酒后写诗的才华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嗜酒为李白赢得酒仙美誉，写诗为李白摘得诗仙桂冠。酒入豪肠，将诗人的至情和酒徒的至性、诗仙的浪漫和酒仙的潇洒熔炼成绮丽华章。“绣口一吐，就半个盛唐”（余光中《寻李白》），香飘千年，万世景仰。

